

隨州志卷之十七

隨州知州張璿輯

藝文 文上

唐

李白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

謝安四十卧白雲於東山桓公累徵爲蒼生而一起常與
支公遊賞貴而不移大人君子神冥契合正可乃爾僕與
倩公一面不忝古人言歸漢東使我心海夫漢東之國聖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人所出神農之後季良爲大賢爾來寂寂無一物可紀有
唐中興始生紫陽先生先生六十而隱化若繼跡而起者
惟倩公焉蓄壯志而未就期老成於他日且能傾產重諾
好賢攻文卽惠休上人與江鮑往復各一時也僕平生述
作罄其草而授之思親遂行流涕惜別今聖朝已捨季布
當徵賈生開顏洗日一見白日冀相視而笑於新松之山
耶作小詩絕句以寫別意辭曰彼美漢東國川藏明月輝
寧知喪亂後更有一珠歸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烟子元演隱仙城

山序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
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人神農之故鄉
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攝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
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
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聞之乘輿將往別
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度淥水以先去吾不凝
滯於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
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效然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二

銘契潭石乘春當來且抱琴卧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別賦
而贈之

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嗚呼紫陽竟天其志以默化不昭然白日而升九天乎或
將潛賓皇王非世所測

缺一字

挺列仙明拔之英姿明堂平

白長耳廣頰揮手振骨百關有聲殊毛秀采居然逸異

缺一字

而直達何龜鶴早世蟪蛄延秋元命乎遭命乎予長息

三日惜于變化之理先生姓胡氏

缺一字

族也代業黃老

清儒素皆龍脫世網鴻冥高雲但貴天爵何微闕闕始八

威經仙城山缺十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歲出家十二休

二十遊衡山雲尋洞府水涉冥壑神王缺八名爲威儀

及天下經使因遇諸真人受赤丹陽精石景水母故常

吸飛桃吞日魂密而修之缺六所居苦竹院置餐霞之樓

手植雙桂棲遲其下聞金陵之墟道始盛於三茅波乎四

許華陽缺七陶隱居傳昇元子昇元子傳體元體元傳貞

一先生貞一先生傳天師李含光李含光合契平紫陽缺五

於神農之里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稟訓門下者三千餘

人鄰境牧守移風問道忽遇先生之宴坐缺五隱機雁行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兩前爲時見重多此類也天寶初威儀元丹邱道門龍鳳

厚禮致屈傳錄缺二宮三清固辭偃卧

未幾而詔書下責不得已而行入宮一革執儀大變都邑

然海鳥愁臧文之享狼狙裂周公之衣志往跡留稱疾辭

帝刻期離闕臨別自祭其文曰神將厭予予非厭世乃顧

命姪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歸骨舊土王公卿士送及龍

門入葉縣次王喬之祠目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

輕空衣及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花郊迎舉郭雷動缺四開

如生觀者日萬羣議駭俗至其年

六盡妙鬱有崩雲之勢文非風工時動靡龍之在字

宙而無光歿也浪化而蟬蛻豈缺八字不鄧公字雅儀

才氣請予為銘予與紫陽神交飽餐素論十得其九弟子

元丹邱等咸思鸞鳳之羽儀想珠玉之雲氣灑掃松月載

揚仙風篆石頌德與茲山不朽其詞曰賢哉仙士六十而

化光光紫陽善與時而為龍蛇固亦以生死為晝夜有力

者挈之而趨劫運頽落終歸於無惟元神不滅湛然清都

延陵既沒仲尼嗚呼青青松柏離離山隅篆石頌德名揚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四

八區

未

歐陽修

上隨州錢相公 惟演 啟

比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塵能於

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擁

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鍾以無為民豐四輔之年市息

三九之盜行郊慰樹絕無兩造之辭託乘載賓惟奉百金

之宴而况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園前臺莫非乎英俊

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憐嵇懶之無能容禰狂而不辱
告休漳浦許淹卧以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
從軍之樂豈知爲吏之勞芑德已深遊藩未幾旣而持山
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啟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
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歸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
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相公以彝鼎之勳極公台
之重獨立不倚羣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辯
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
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五

郵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
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亨
願無以理而自明當要以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
徒有戀軒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答連職方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少

一作久

別伏想體中佳好近

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洎任進來得三
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墅某自返黨間邈然塊處日以
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視同長物而已前承

寵示佳句久欲爲答奈六情底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
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効曹生游揚季布之名日得傳
播於漢東士流之間諷誦傳寫者迨疑使中山免悲而洛
陽紙貴也今勉成一首以報來使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
蠢仰賴良交時賜教誘若不爲索其病疵而姑効司馬生
言好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斯而見矣崑歲且晏平
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愴恨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之惠
某頓首

與郭秀才書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六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啟事二篇偕
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
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
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雁雉鷩之
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旣致其意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
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旣贄而主人必禮
以答之爲陳酒殺幣筐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
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
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旣美其意旣勒矣

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
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
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琺瑯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
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
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暴纒緝織之不已
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贊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
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賈幣能延爲上
賓者惟勉之不已

曾鞏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七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
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
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
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
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
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
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之學且

於辯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間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
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
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
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圃結茅爲亭
以芟而嬉歲餘乃去旣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
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
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址增卑益狹斬材
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
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八

游觀之美其後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
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侈而大
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樂哉亦將使夫
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
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
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矣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
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張商英

隨州大洪山靈峯寺記

元祐二年秋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峯寺革律爲禪紹聖
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老報恩住持崇寧改元
正月使來求十方禪院記乃書曰大洪山在隨西南盤基
百餘里峯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邱嶺猶平川也以耆舊
所聞考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
山之間昔爲大湖神龍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
龍鬪搗開層厓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管此
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僧善信卽山之
慈忍靈濟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心要北遊五臺山禮文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九

殊師利瞻覩殊勝自慶於菩薩有緣發願爲衆生執炊爨
三年寺僧却之師流涕嗟賦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是往矣
行焉逢隨卽止遇湖卽住師卽南邁以寶歷二年秋七月
抵隨州遠望高峯問鄉人曰何山也鄉人曰大湖山也師
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於湖側屬歲亢旱鄉民張武陵具
羊豕將用之以祈於湖龍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
時本因人心累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
須三日吾爲爾祈武陵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則
披榛捫石得山北之巖穴泊然晏坐運誠冥禱雷雨大作

霽後數日武陵卽而求之師方在定蛛絲幕面武陵附耳而號挫體而告久之乃覺武陵卽施山爲師興建精舍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太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償汝汝可饗吾肉卽引利刃截右膝復截左膝門人奔持其刃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立觀而化山南東道奏上其狀唐文宗嘉之賜所居爲幽濟禪院晉天福中改爲奇峯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峯寺皆以禱祈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五百年而漢東汝墳之間暨汝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

州之民尊嚴奉事如在漢東金帛粒米相尾於道貨強法弱僧範乃革前此山峯高峻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後前不倫向背靡序恩老至此熟閱形勝關途南人以正賓主鑿崖壘欄鑿巖補坳萬仞化爲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廊大廡疏戶四達淨侶雲集藹爲叢林峩嵒之寶燈瑞相清涼之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現方其廢故而興新也律之徒懷土而嗷嗷會予謫爲郡守合禪律而詞之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謂甲乙者甲從何來乙從何立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方則慈忍之後絕

矣乙在子孫則甲在慈忍乙在慈忍則甲在馬祖乙在馬祖則甲在南嶽乙在南嶽則甲在響溪推而上之甲乙廼在乎菩提達摩西天四七所謂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者十從何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一二爲三二三爲六三三爲九九者究也復歸爲一一九爲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謂方者上爲方耶下爲方耶東爲方耶西爲方耶南爲方耶北爲方耶以上爲方則諸天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爲方則風輪所持非而居止以東爲方則毘提訶人面如半月以北爲方則鬱單越

人壽命久長以西爲方則壘耶泥洲滄波浩渺以南爲方則閻浮提洲象馬殊國然則甲乙爲定十方無依競律競禪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常居給孤獨園竹林精舍必如太守言世尊非耶予曰汝豈不聞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一瓶鉢涉世無求如鳥飛空遇枝則休如龜遊海植木則浮來如聚梗去以滅漚不識使君將甲乙之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住內不住外不住中間不住四維上虛空應無所住而住持是道

十方住持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時崇寧元年之上元日

元

蒙谷子

木軒頌

漢東大國安貴名鄉季梁拒楚鄴侯多書山澤之氣滂荆襄民俗之風類伊洛近隣湖北歐陽子過化之鄉遠隸河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一

叔之遺蹤未盡善也今逢林守雅號木軒興祖其名宗述其字學優則仕由別乘以推刑時至而行既作州而敏政有懷名杜多識前言無愧黃龔敦行素履名聞四海道重三山詞翰瞻於蘇東坡清節超乎文與可歌廉叔之五袴笑劉寵之一錢爲三省作試官與羣英立矜式欽逢泰治幸際熙和福我隨民遂成謙德聞詩聞禮嘗問一以得三玩象玩辭每衰多而益寡陶後進作先賢士夫頌其剛明同象張其果決寬柔以教其知孔氏之心木訥近仁願學延生之樂立登要路遠達亨衢青霄看黃鵠高飛麗澤日

祥麟迭出居是邦也能不遺林下人富強
中客端居師席自得隨珠知我者其惟春秋屬已者莫如
管鮑猗猗綠竹載歌淇澳之章藹藹白雲長揖商山之皓
五事備衆賓驩諒沒沒以登天宜拳拳乎愛日梅邊覓句
可繼述乎林逋柳下繫船將驅馳乎劉翹散雲煙於筆視
燠星斗乎文章平蔡寇以弗憚勞洗滌源而不辭遠西山
險阻除民歛聚之虛聲東野蕭條免交漆之橫擾既老
農桑之實又成學校之文嗚呼爲政不難爲臣不易盡忠
報國以禮存心信五馬之足榮慎之至也惟四知而何愧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不曰堅乎更喜無黨無偏有爲有守廉頑立懦必聞遠氣
之風稽古明經綽有夏桓之志達可行之天下君子依乎
中庸成始成終必須至敬不憂不懼惟狂作聖一朝辭宰
難留刺史之車多士攀轅請著木軒之頌僕既聞此命
竭愚誠清水濯纓纒先賢之實行澧泉泚筆匪小子之空
言採三代之文鳳革六房之吏弊采四方之謠語得百世
之驩心千載異聞式附公論一時嘉會偶得真儒剪截
辭當效伊周之法扶持正道思爲房杜之徒噫嘻惟德
常建功不一彰明此理復見斯人載月歸船奚待兼金之

瞻望風引頌寧無數字之褒大國之隨還如往古豐碑讀
樹以表去思頌曰隨爲大國古稱義陽聖生炎帝賢出季
梁近鄰鄖蓼遠引荆襄是名大邦汜可安康古今太守表
裏賢良堂堂大元蕩蕩中原隨爲州治復作侯藩使君林
氏雅號木軒登科從仕著書立言才超邢恕傑出李繁彼
美滄陰泮池遊泳木軒戾止鼓瑟鼓琴鼓琴鼓瑟式昭德
音講徹理器欲正人心允懷尺璧不受兼金春風芹水時
爾梅邱木軒戾止大闡嘉猷詩宗李杜文紹韓歐書通詩
易經學春秋典章旣備禮樂宜修漢東太守江表碩儒作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四

事謀始明善復初蕭然公館索爾茅廬無毀無譽有琴有
書美之至也君子人與陰柔陽剛地久天長君子體之外
圓內方居之無倦臨之以莊激勸農桑捕獲叛亡林侯之
德闡然日章爲政三年日書萬言敬敷五教體用一源乃
今解組父老攀轅藝遊文苑名列鈞垣當歌魯頌以美木
軒白雲飛飛綠竹猗猗有斐君子薄言采詩憲憲今儀悠
悠我思先生升矣小子識之惟石可久與山不移

梁天祥

三皇廟記

天無爲也假聖人而爲之天無言也假聖人而言之夫三皇大聖人代天而爲者也夫子大聖人代天而言者也何以知其然歟攷諸繫辭可見其畧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氏斲木爲耜耨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重門擊

鹽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五

柝以待暴客斲木爲杵榘地爲日曰杵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此皆夫子大聖人代天而言以彰三皇大聖人代天而爲者也世俗以三皇廟專委之於醫以夫子廟專委之於儒噫嘻是使三皇大聖與夫子大聖爲兩塗又安知天與聖人無二致此道之所由不明不行矣蓋醫不通儒則爲庸

爲俗儒不通醫則爲迂爲腐是醫儒可析而爲二乎朝廷
自國初循舊制勅天下路府州縣立三皇廟與夫子廟一
統施行行乎典禮也有司遵守罔敢或違是道並行而不
相悖三皇與夫子二廟作興一無缺典其月寢久殿宇圯
頽惟夫子廟旣嘗修之矣而三皇廟可不增修乎至正初
元隨州知州達魯花赤乘劉鼎邁臺承事讀書稽古布聖
知天奮志修崇肆身齋戒亟捐已俸乃督工師載叩諸寮
佐謀諸郡吏士農工買贊襄精選良材一新大觀殿宇爲
之雄壯門廡爲之肅嚴葺明理之講堂備教官之公廡修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六

祭祀之禮儀闔郡士夫僉言其實徵文爲記請書諸碑余
嘉士夫所請之勤遂稽古典引而伸之以示後之學者使
咸知三皇大聖人之功利及萬世則宮廟之美不爲過乎
而廼斷之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至正三年歲次癸未
仲冬長至日

鄧文原

大洪山重建崇寧萬壽禪寺

大覺能仁慈忍精進利己利物而遊人間世以戒定慧訓
諸門徒誠意而行其道故愈久而愈彰自漢至今建幢樹

刹幾遍寰宇天秘名山必假其人而啟之蓋由正報既勝
則所依處詎宜狹劣哉茲山之興唐元和開慈惠大師傳
馬祖心印至於峯頂符隨止湖休息於此民依福壽深感
其德奉以精舍山由是而更名焉漢東之國隨爲大環隨
皆山以大洪爲宗大師之神異地之形勝寺之沿革與夫
甲乙十方之論見於無盡居士之言曩羅兵燬化樓殿於
灰礫山回嘉運又必假人而興焉重開山第一祖了菴禪
師諱宗明江東上饒柳氏子志慕空術依蘄州多雲山廣
化寺師事長老文仙薙髮受具進以善業一朝慕道先誓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七

飄然振遊方之名利迨至漢東卓錫於靈濟故址披荆榛
而侶猿狖至日屬歲大旱一方之民拾橡而食請禱於師
師愍羣望以禪定力默啟池龍雨亦隨至滂沛沾漑歲大
有秋數年之間民歌屢豐實師之惠也議營棟宇答師之
麻由是雅然而趨樂然而赴治基之穢壘嶠之崩未幾昔
之所化者今復建矣翼翼飛甍渠渠夏屋巍然如七金山
照映林谷雄偉壯麗聳動觀瞻至於別甌炊香桐魚喚粥
檀度絡繹而供給焉至元二十五年春知隨州傅君安國
率師之德偕其徒宗才至京師謁大司徒白興寺之由獲

觀天顏對誦大般若經頒降聖旨護持勸興修之志師於
元貞元年六月二十七日洵然而逝度徒弟五百餘人今
住持宗上乃徒衆之上首志堅行潔服勤衆務大司徒素
垂人鑑謂能紹其緒績者必斯人也宣政院頒降聖旨凡
修蓋護持師之未了者宗上悉能了之壇場雲堂阿羅漢
闕期於大備而後已吁豈天地萬物之餘於數而存諸其
人耶抑山川之靈思革其故而謀其新耶不可得而知也
昔靈濟以道存其誠捨身濟旱致茲利之興今復以禱雨
利民而興茲利歷時雖遠皆出於深重願力勤菩薩諸行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六

然後成視昔世之豪家富宅畫棟朱簷咄嗟可辨一於勢
去時垂蕩無遺碍欲類吾浮圖氏廢而更建者幾希蓋由
願力不侔耳故系之以辭辭曰其人不作作必有則立教
垂範惟一真實以真實故能集其成正法眼藏愈久愈明
震旦之區寶坊星布象設尊嚴太張佛具隨之西南山曰
大洪靈濟道場天書屢封後數百年了菴出焉卓錫伏龍
豐雨沛然境民蒙福了構禪栖美奐美輪雲繞璇題繫大
司徒法門砥柱以大願力震吾鐘鼓冉冉緇雲朝經暮禪
克昌道運永壽堯天洪山崇崇湖水溶溶磨石紀功與山

始終

明

沈鍾

隨州名宦鄉賢祠記

內江李君士修方守隨州踰年百度具舉題按古今載籍
標其鄉賢名宦爲立祠宇州學之東偏將以歲時崇祀事
於斯鄉將以爲後來生於斯仕於斯者勸其用心遠矣哉
夫以隨言之自古以迄今生於斯仕於斯者何限而夫人
獨以賢以名聞而不以賢以名聞莫之敢齒辟則景星鳳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九

凰較夫沙磧斥鷃在彼一二不足爲之少在此十百千萬
未足爲之多雖然不有斥鷃安知鳳凰不有沙磧安知景
星景星鳳凰常少沙磧斥鷃常多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然
而景星鳳凰世則爭先快覩而視沙磧斥鷃漠如也得非
天理人心之公萬世有不可誣者與隨州鄉賢名宦士修
爲之祠矣而今而後生於斯仕於斯者無志則已有志焉
者益亦求如詩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曰彼若而人
也我亦若而人也彼以賢以名聞我則可不以賢以名而
後世不聞也乎設不俎豆其間非丈夫也斯其爲有志蓋

所望於後世之生於斯仕於斯者之意故曰其用心
遠也且士修少以甲科發身雋才雅操志存銳功名方恢
宏未可量爾特爲之兆耳詎肯以天下第一等事讓人也
宗彝

李公橋記

隨城之西百二步許曰合溪有流水澗澗過而有聲遊其
源出州北紫城山始涓細振由石溜崎曲折十餘里逾城
池闌闐漸渟涸徐奔瀧淙然涯然而南入於河人以其水
合山溪謂之合溪前代不知誰橋溪上父老相傳曰歲豐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橋世遠未決而橋毀者不知凡幾許年每水落溪乾斷石
滾滾橫淺溜過者指點爲橋址有時山水泛漾合溪混浮
纓水渺漫數里逾八九日人莫度公私阻廢涉者往往陷
溺歲爲民苦宏泊丙辰隨守李公由秋官謫判岳陽擢守
隨下車歲餘日矜民悴巡阡陌每過此回顧心一惻然
已八月捐俸鳩工鑿石礮山越月輿石盈溪命僧正惠
義官范湖工三輩結廬溪左督工甃石工師黔庶日爭力
力僅二月而橋告成北去舊址百步許高二尋廣丈五尺
長七尺東西橫跨溪兩崖通襄汴荆澗諸郡之官道凡隨

之廣逾三百里橋於溪山者十有九而莫若是橋盤踞號
嶽峙起平原超涯截壑與雲升沉而適當漢東之要衝官
道之脈絡自是不限遐邇南北而登庭者雲集雖霖雨愆
期水漲集咫尺溟渤而往者來者不謝衣履橋之功也
父老懼呼道上相率請記於予且曰往古崔公分符雍
州渭水淺不道船公作橋渡渭雍人名橋曰崔公今無歲
豐橋而人強名之無亦物毀名存而久假之耳請更之爲
李公橋何如余如父老言以告別駕吳公時免節判王公
宗 蘇賓馬公彥德咸成之如一口吳公曰諸老以橋名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李公無亦有鑿於古乎余曰昔者昌黎韓公謫潮州驅鱷
魚橋廣濟德孚潮人名其江曰韓江山曰韓山今諸老以
橋名李公亦潮人以江山名韓之謂也書曰民罔常懷懷
於有仁李公舉進士有聲卽秋官判岳陽有聲及守德益
著賢聲當道屢章上聞宜乎隨之人借賢名以榮橋借橋
名以懷仁非謂一橋足盡李公之善政也吳公曰然諸老
名橋之心信如先生之論第不可不如其請以如其心也
明日諸老力請之誠懇徑率李公不辭曰遂置橋名而爲之

文以志是歲歲池丁巳十月李公傳聞之明年也李公

充嗣字士修西蜀之內江人

俞釗

溫泉記

隨陽西行百里許有地名曰梅邱高山翠嶽星棋雲矗縹緲繡錯林霞島霧聯嵐含輝自崖谷委折而來溶溶然有泉出焉不熱而熱不尋而溫滋淳洄流注於一窪卉荒蕞翳傾亞缺圮宏治戊午春正月隨州太守李侯循行阡陌道經梅邱顧瞻形勝見而奇之命鄉民趙信等除繁木芟與草而得溫泉之脈規畫量度甃一小池廣八尺深二丈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引泉縈而注之以爲洗塵之所池之上構一小亭覆之扁曰溫泉泉之前又構屋三間以屏障之扁曰溫泉居者耽於斯浴者憩於斯行者息於斯造化効奇至是始顯嗚呼地不自美因人而彰魯城沂水會稽蘭亭不遇其人則勝跡湮鬱徒貽林淵之羞然則是泉之設豈專水泉之適歟抑直川原之勝歟殆天假之奇遇或者因其細而知其大也耶李侯名充嗣字士修西蜀內江人登宏治丁未進士第惠澤洽於下政績聞於上修學宮立禱祠構洗心亭鑿夜光池有功於隨多矣此特其一事爾因書以記時是歲

孟秋也

炎名

炎帝廟像服記

隨之厲鄉炎帝所起民因立廟祠炎帝至今歲時水潦旱
曠災沴病疵有禱焉輒應禽鳥螻蟻至不敢近遊其廟民
以此益尊畏之其廟中偶土爲帝像而首之形如牛自昔
皇甫謐之徒蓋嘗爲此說甚乎傳之訛也炎帝之見於書
者多矣易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耜
之利以教天下此炎帝之見於易者也禮曰厲山氏之有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天下也有子曰農此炎帝之見於禮者也春秋左氏曰炎
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此炎帝之見於春秋者
也易禮春秋之述炎帝如此而已矣不聞其牛首也借使
信然好志怪者莫如左氏何不言歟天地之始今日是也
彼其荒忽寂寥樸質醇魯則信矣若夫人之形豈得以與
禽獸類又况其聖人哉雖然炎帝以教民耒耜故名爲神
農牛者農之所資也而習俗訛言因是謂炎帝牛首此固
非君子之所信則未知皇甫謐之徒奚從而聞之也宣城
湯侯之治隨最重神事受政之始使屬官代謁廟下因龍

廟祠將治完之而吏以像爲告侯曰妄述古先以瀆聖人
此皇甫謐之過也吾不可以不革吾不知炎帝之在位服
何服而冠何冠孔子有言曰服周之冕冕之所美無易於
周而爲聖人之所取也使炎帝出於周之後其亦以周冕
爲服也必矣卽遣工人因廟舊像更其首形而始冕

張延壽

重修城隍廟記

隨州東北隅古有城隍廟綿歷歲遠廟貌傾頽瓴甍時常
墜焉延壽於正德十年二月十七日奉命除隨州知州下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十四

車初首謁城隍廟對神矢誓忠君愛民乃吾道中分內事
也觀廟宇之荒涼憫垣墉之坍塌乃命工鳩材一時興作
撤其弊而增修之去其腐而更新之美輪奐美奐巍然可觀
粵稽五經各有鬼神之論豈無城隍之神乎易曰與鬼神
合其吉凶書曰至於岱宗詩曰神罔時怨春秋傳曰祭泰
山河海禮記曰合鬼與神之至也然五經所載之神各
有攸當而城隍之神爲民禦災捍患保障安寧處處有之
內而南北兩京外而十三布政府治州縣莫不皆然然而
隨州城隍之神祭之如在有感必應關中熾火延壽祝曰

願神拯救是夜反風滅火郊野有虎延壽祝曰願無噬人
是時虎東渡河祈雨于神則有滄萋萋興雨祁祁祈賜于
神則高高在上杲杲出口祈雪于神則北風其涼雨雪其
雩矣闔州耆耄再拜稽首僉曰斯神有感必應捷于桴鼓
影響如此盍丐文以識于石延壽乃不辭其陋于是愍銘
銘曰漢東森森咸施其敬金城湯池神其感應自古在昔
廟宇湮淪經營裝彩煥然一新朝夕從事莫知其勤勤
堅珉垂千萬世

范欽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神農洞天碑記

蓋嘗聞天地未判其名混沌乾坤未分是名胚腓日月
未生也陰陽寒暑未分也在上則無雨露無風雲無
電無霜雪不過杳杳而冥冥在下則無山川無艸木無
禽無人民不過昧昧而昏昏夫自太極混沌一判胚腓
分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天地二氣相感化而成人也其始
也人形鳥獸龍首人身無嗜慾無姓名無邦國無父子無
君臣巢居穴處在其風雨親疎同途莫知其親五穀未植
飲血茹毛其名蕩蕩其樂陶陶及三皇一出智愚兩分別

五倫至極而立也蓋自伏羲氏風姓畫八卦造書契以代

結繩之政養犧牲供庖廚以濟祭祀之儀此人文著而立

世道缺一字所昌矣神農氏姓姜以赭鞭草木親嘗百草乃

醫藥救生之功斲木為耒耜教民稼穡以濟民饑缺一字

務則教民衣食缺一字所足矣軒轅公孫氏傳伶倫自大夏

山以接五音之上下斷竹節製十二筒以應陰陽之律三

聽雄鳳鳴曰六陽聞雌鳳鳴曰六陰則氣候和而皇風清

矣化民之缺一字惟炎帝神農古蹟著本州黃連村大河冲

東有神農觀西聳棊盤山山下有神農廟中有神農洞即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號洞天之所皆為上古遺蹤其勢岩崑其形磅礴水繞山

環地靈人傑斯跡正與在缺一字民程仲安住基相近缺一字

見神通顯化德被生民缺一字妙用宏敷功施社稷缺一字莫

非上古聖神繼天立極之功煎民以仁摩民以義缺一字功

當所報也是以輒舉斯心喜捨木植磚瓦財銀穀帛命匠

建修神農洞廟煥然缺一字華矣缺一字真所謂浩浩其天缺一字

字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姑撰鐫斯文庶以記世

缺一耳

顏木

歐陽子祠堂記

歐陽子州舊無祠故司馬李公充嗣爲守始有事於鄉賢而躋之其中旣以治西曰雲樓下夜光池上之故址作書院後室前堂翼以兩榮額其門爲白雲而并立尹公亭於其東偏云無何李公去史公經代謂樓特標治右弗利公廡乃盡撤之而且易書院之榜爲文忠復土偶歐子肖像於室中典以一力晨夕灑掃香火之無祠禮焉後亦謝去堂室滋敞有假之例以規爲業者蓋故公基宇如小學獄舍廡圍廡場邪池傳館要達關衝射利之所無慮數百十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七

畝司馬公壹聽諸豪而蠶食之後人之效尤固其所也繕部范公欽近嘗來守廉而獨復屋之數椽而居以二卒亦稍盛矣而未遑於有事也今守任公德始作之規制一如李司馬而兩榮爲勝意欲升之以爲堂室而降其堂室爲兩翼仍夫高美非故殊其向背也工將落辰沅兵憲李子瑜有督治之檄蓋亦廉昔人之故而懼其復失方將遙爲之圖而不知任公之已作矣皆可謂之篤也已夫文忠公雖他產然少而依其叔父於茲淹留藏修蓋十有七年焉旣而解發歷官公輔卒成鉅儒存而自謂不能忘情於茲

歿而顧不得專祠焉祠不祠何與於彼然抑豈吾人之情
禮也哉祠事方興任公偶以微罪論於風使百里之內聞
之莫不同聲惋惜而莫之留也乃屬別駕劉公祚爲成其
志盡制備禮不汎不瀆崇賢報德振士勵俗不在於今日
也乎初繕部之政精嚴明整吏姦民蠹絕無負緣三年而
後去之任公爲代一以簡恕平易撫循子惠晏然而無所
更張人以比之漢文終平陽一侯云

肅音

重修安居社學記

隴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天

古今一道德齊風俗育人材必資於學而究其端則自養
蒙始蒙養正則感心忘而成性恒存他日入大學擴其良
知良能成其性達其材然後登於朝則爲鴻翼孝德之士
處於家則爲孝弟忠信之備教化之行胥由於此巨木成
於拱把洪濤濬於涓勺物理猶然矧在人材而有不謹其
所自者乎安居社學創自司馬栲山公堂堂畧備名子弟
之秀者而教之歲久就圯學徒散去其有力者又並其基
礎之墜之亡教乃弛矣嘉靖丙辰定海繼菴孫公來守茲
土守恪而道方政平而心惠鼓生儒安黎庶甚強梗植善

不數月而政事用又人氣以和環隨遠邇陶然向春乃
司馬之遺蹤新久隆之遺緒恢而宏之崇其墉屏峻其
堂閣體制偉麗迥異疇昔隨士民私相稱賀咸謂李司馬
公復覩然計其歲月稽其建立視司馬公時猶事半功倍
也蓋學之堂室泮池雖仍舊貫而門庭翼止凡十有三楹
則今之新構也公之加惠後學不永懋歟余生是鄉愧不
文然覩其盛誼意不容默乃揚言於衆曰爾曹遭際賢牧
飲食教誨其將何以報必爲之師者恭敬肅容矩勤訓誨
俾吾黨小子蹈迪是教頤頤然無愧於胡公弟子爲蒙童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五

者少誦哲言壯思實踐在家爲孝子在國爲良臣在天下
爲碩儒之者茲則今日建學之意庶無負矣嗚呼其尙勗
之哉

失名

後喜雨亭記

雲山林子之未莅州也不雨數月涸幾絕流春事舉廢衆
心搖搖候至而寒夜必踞以禱率漏下二鼓數日果雨州
人咸焉剗亭郊南題之曰後喜雨蓋似蘇公鳳翔之意示
不忘云爾侯來僅月釋繫解鬱摠伏扼豪詰茲平欬均其

衡量簡其謬訟汰其冗味罷其科索舉其十者咎診消矣
雩之日也具壇場潔牲幣過酤屠叶寮案罄顯精獻歛
昭格無贏致天之應固其所也傳稱天道遠豈其然乎夫
政本也雩章也誠一其外內而協之理也政而雩或未善
未有弗政而雩也雩而誠或未應未有弗誠而應也以是
益徵天人之相與矣夫守土之吏施之人也或多以爲名
也下此者利而已矣禮之神也或多以爲文也下此者慢
而已矣其視夫人真不啻土苴芻狗然也豈天意乎蘇亭
距今殆四百七十餘年其亦有數乎彼出之官茲出之民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彼樹之署茲樹之郊彼作之未雨茲作之旣雨其亦少異
也哉詩曰穆穆林侯遵我邦土公惠而嚴衣被思普維我
邦土弗恒厥施或諍之公或舞之私或雜良苦肆爲眩蚩
或燕燕自飭或營營弗食或坐而誅求或弗已於力侯廉
其實是論是懲是正是徵是撫是繩則莫我敢陵侯未戾
止早旣太甚赭山涸涓邁此巨禳侯雩而虔寢莫卽枕懣
不三辰膏雨四浸稿者聿蘇瘠者聿蔭瞻彼有秋脫塗就
缺民具瞻止曰父曰母昔云召杜茲云我守二子允矣侯
弗我久侯弗我久胡能富有賄彼涓流在州之南眷彼我

侯既潔且涵蹶言思興蓼焉思甘侯今往矣其何以堪

王可行

漢東編年志序

志與史異乎志者史之流也志志郡邑也史史天下也志肇創於皇邱載陳於夏貢盈列於職方氏史有二體曰編年曰紀傳編年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約而綴第而不紊紀傳者包括事迹參貫話言馳才力折規制率私意蕩古法茲固淮漢顏氏子謂遷爲局爲戾爲煩爲穢者有由然矣然則志亦可史乎編年則史也其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要悉於經祖春秋是也自晦翁以綱目則之競相屬焉後絕響者久矣乃顏氏子之志隨也少冢宰顧公讀之謂爲春秋焉詎非以其立義比事依經以樹則章美錄異附聖以居宗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盛衰鑑興廢者乎或曰將無專耶曰其文則史也其事紀隨也其義或揚或闕或婉或諱未嘗訟以爵氏過惡黜之貶之曷專之有是故抱奇瑰而出者卜父物色驢驥馳騁通都王造二子錄焉何者古今貴知遇也少冢宰顧公舊以江東三才稱茲又名輔天下矣顏氏子博學驍才砥節礪行適沮抑未究厥應

並歌布醉之延年潘公爲續其文華則顧公春秋顏子之志也固互雖然隨茲始志乎非也纂於宏治十三年今計四十載矣中間賢守幾代而顏氏子亦蚤暇林石未有述請而志之必俟西蜀任守協謀於其僚信陽劉子命訪於其訓蒙陽楊子乃克底績何哉蓋文也者洩天地之精英也藻繪炳蔚出而駭觀是故龍鳳呈祥雲霞雕色類不可常醞釀蓄歛其時時乎任守之敦先務修謚政嘉善撲惡用值乃隨是春秋也鳴其盛也文中子曰三傳作而春秋散後之作者毋傳焉以散茲春秋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王納言

重建合河新城記

昔趙簡子之困于晉陽也取董安于週垣之棘而矢足取其垣下之礎而鏃銅足夫安于之時請地決水之謀未萌而沈寃并蛙之禍杳然無兆也乃蚤見豫待者的的然若黑白是操何術哉蓋天下事有其勢則必有重而不可返之日豫計而蚤待庶倉皇發難之時可以裨補于萬一辟之醫者之治疾也在于賡埋湯熨可以及之至于司命之地則無奈何矣夫事之禍福亦有賡埋之地若董安于之

從事者是矣隨川南北距城一百九十里接壤桐柏信陽
爲合河店巡檢司商賈走集要途也往建有新城不知紀
于何年今僅有廢址耳去巡司五里外卽界牌寺以限南
北一望無際林木蓄翳灌莽龍菴蔚陰蔽一線而入樵
牧徑絕唯盜賊據爲堂隩磨牙吮血無敢睥睨躡而入
而出常殲我乘障吏焉誠爲極重不返之日矣納言自承
乏以來維嚴圻揆飭做備稍賴以無他而終非長策勢必
建城爲鎮拔木通途始可卽安于是進諸父老而計之僉
曰合河利害誠唯是芟林復城最急行之便于是期以功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令委巡檢潘應嗣督其事應嗣興寐拮据克咸厥功率保
正耆民斧斤斬伐官給以食蓋兩閱月而材莽盡誅取大
者爲楹木次者爲椽材餘不中程者付陶人爲薪凡甃甃
埏埴皆取給焉其插畚版築之功則令保甲寫兵踐更而
役官給以食不兩月而城工畢計城高一丈廣二百六十
丈南北作三樓焉落成之日民忙于室旅忭于途自今以
後萬一有不燃之慮亦庶幾可

以下缺

新城圖說

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王納言爲地方事竊照隨州北

蒲栢在商宋時本州爲秦陽軍營忠武力固恢復處歸漢
之難建漢上屯田之議隨州亦居其一而訖無成功不得
已而出桐栢戰信陽戰光化戰堰城非故迂其途也宋之
糧草盡積于牟橐岡徽宗賜郭藥師打毬于此備知其積
後導粘罕取牟橐岡故宋人雖堅壁清野而粘罕得以因
糧攻擊忠武殷鑒往事欲出信陽一路以取牟橐之糧用
心誠苦矣今隨州之合河巡檢司卽其出師之路自巡檢
司五里外卽界牌寺一望無際皆豐草長林直接河南桐
栢縣韋山地界爲礦賊團聚之所往者盜殺李巡檢皆基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禍于此本州細訪前事諭本處父老以久遠利害願復城
芟木以清盜穴遂委巡檢潘應嗣專督其事隨宜設處錢
糧其願仰工食于官者給之自願効勞者獎之首尾四月
而工畢蓋由父老之欣然慕義潘應嗣之曉夜勤勞僅完
前工于某原無與也合將圖記附刻書冊申報以備查考
須至書冊者

隨珠堂記

漢東書院旣成復於先師殿後作堂五楹爲遊息會文之
地落成之日不佞言進諸生而語之曰古稱漢東之國

爲六自神農氏以來名世賁出炳麟先後彙皆下帷於茲
爾多士踐而鄉縉紳先生之跡羣居力學於此也烈山
氏之廟貌在前孔氏之儀刑在望諸君子之芳跡遺蹤在
目未有不令人遐想慷慨而興起者且爾隨之名山大川
凝聚精英之氣久矣其鍾於物也爲明月之珠光可照乘
而其鍾於人也爲瑰璋奇傑之士每每照耀人寰遐稽往
牒道德文章豐功偉伐名實醇粹如珠之圓淨瑩潔光明
不夜者未易一二錄卽孤忠勁節耿耿烈烈寧爲珠沈不
爲瓦完可與天日爭光者亦數數見焉是皆無負於山川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五

之精英所宣泄發抒者也爾多士生名勝之邦稟精英之
氣人人之心具有靈珠其未雕鑿之初若珠懷於水宐以
詩書義理錘琢之羣居而從事學問若珠出於淵宜以明
師益友攻錯之學問旣成之後若珠珍於席必潔操修諄
行諄以保持之則希世之珍在我矣又必什襲而藏待價
而獻始不爲喪寶不然而自衒求售以暗投人豈唯與魚
目共棄哉必有襲按劍之智者是以珠爲彈也恐將遺之
赤水而無由索矣豈不重鮫人之泣哉然亦視爾之自期
待者何如耳昔者隨侯救虵而得珠虵故弗靈於人也靈

乃圭之賜猶吐徑寸之奇以圖報稱爾諸士遭逢聖代受
天子樸棧薪醮之恩而不能吐胸中之奇爲珪爲璋以裨
益盛時非夫也則爾之自期許以塞報稱者志宜不在小
矣允若茲也豈惟不負構堂者之意哉卽爾鄉之諸先君
子亦載錫之光矣

尹儒

新建城隍廟鐘鼓樓記

隨祀城隍廟在州治東北隅基麗中衢舊制罔備宏治中
前州守大司馬梧山李公閒一修之而歲久就圯丙辰秋

隴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美

我父母繼菴孫公來守茲郡謁而陋焉欲新之顧亟於民
事未遑也明年丁巳公旣崇文教舉廢政乃周爰式廓相
協風壤顧瞻李公之遺懷往悼昔力爲興起作新城以嚴
保障疏池隍以利泉原創樓閣以表形勝成橋梁以維氣
脈離者合之渙者萃之未備者增之廣前猷而不新制巍
巍乎百世之大觀也旣底績乃申前令曰務民敬神知之
則也先民後神政之經也矧茲卽事城隍而有廟弗飭神
且弗妥其能庇民乎於是捐俸若干緡復量罪簡贖佐理
其費新其堂宇更其壺敞陶以甌甃塗以丹雘鼎建二樓

于堦之左右東西屹立懸鐘鼓其上俾有事于神者升而擊焉樓高二丈有奇深廣稱是重簷飛峙棟宇峻起經始於夏季落成于冬初凡五月而功訖是當有記用昭不朽儒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治民祀神禮樂之大者也我國家肇極開天敷崇神制淫祠瀆祀悉在屏除而城隍之神特命天下郡邑遍祀且新官莅任必先祇謁祠下與神矢約期于陰陽表裏福善禍淫祀典攸秩所以肅官箴重民社意深至矣而敝州之神則嘗詢之故老稽之傳信咸謂其精爽震曜值良有司則大章顯噫允若茲豈其靈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七

也將弗神以神神以人歟其吉凶之不僭殃慶之類至也將弗聽于神聽于人歟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乃足以發其幽光而達其淵默歟吾隨于古稱大國乃今氣運漸漓迴異往昔幸而我公戾止經綸培植寢明寢昌漢東之山若增而高漢東之水若濬而深則茲神也亦必孕秀鍾英呈奇獻異以陰孚而默應之此理自然無足怪者是故其平大盜也則威令所暨羣醜潛形方畧甫施稽首待命殆天褫其魄而神驅之也其斷大獄也則發姦擿伏動稱神明宣抑剔誣幽隱必燭殆著筮而龜卜之也其事大

也則炎曦反馭川澤効靈禮祀方歲甘澍時至殆如取如
攜而無曰益也其舉大事建大功也則又上經天時下緯
地理中闡人文參造化之巧叶堪輿之妙殆天啟神授而
若有以相之也昔中庸善君子之制作而曰質諸鬼神而
無疑而乾之大人所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亦曰先天而
弗違後天而奉時然則公之所以保乂我民者非其協神
人之道通幽明之故者歟自今伊始凡厥士民觀廟貌之
輝煌聞鐘鼓之交作善者有所恃而不恐惡者有所畏而
不爲伊誰之力皆公之賜也時和年豐休徵畢至災沴不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作戎寇靡驚伊誰之力皆公之賜也挽文源于久鬱熙景
運于方亨多士闡彙征之途黎庶安有家之慶伊誰之力
皆公之賜也先民有言際非常之會立非常之功惟非常
之人能之隨自設郡以來宦於斯土者凡幾矣乃百餘年
而得一李公其所建立至今爲人所思慕今去李公六十
年而我公適至其豐功偉績視李公且什伯千萬焉嗟乎
後之視今不尤甚于今之視昔哉公于庚戌進士甲以文
學顯名迨居官復顯于政事諸凡經理民務焦勞周至若
父兄爲子弟治其垣墉室廬而意及其曾雲者及退而

爲文章則益天地而鑿金石與物同春倏仰自得蓋先憂
後樂之志范公希文而後此其再見也他日興秩宗位台
鼎名位勳業當在梧山公上謂不自今日權輿也乎儒不
文敬書以俟時相其事者爲別駕伍君郡尉葉君協恭濟
美一時稱盛云

趙賢

重建隨州儒學碑記

始余被命撫楚取道申陽蓋首人邛中云而隨爲邛中屬
郡於是諸博士弟子過而請曰隨居漢東表介周楚是厲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九

山氏之遺墟也其時季大夫歐陽子聲稱甚偉國初尤蒸
蒸焉今諸士之刺經者視昔加益而雲路之漸屯焉未暢
維是固陋不足亢前聞將亦鬻序之勝未遷宅也願有以
幸諸士余聞之士不懋學鴻雋斯闕無盡以咎地靈然辨
方卜吉詩書紀之其何憚改作以爲諸士之辱顧何區而
可對曰城中故倉址堪輿家言地最可乃以檄德安馬守
文煒往觀焉而謂厥地面陽川原四環若有待者宜從諸
士請復以檄分守王君璇分巡余君一龍皆是馬守議在
屬馬守及守隨州林梓撤倉而學之越數月學成於是

士以記請余未有以應也頃之間俗至隨造謁學宮爽塲
偉麗固足妥聖靈於千百年哉將人文之盛亦自今日始
蓋嘉嘆者久之而諸士復以記請因進諸士而問曰均若
學也向居東郭之外歲患卑沍幾不容俎乃易而新之一
間爾而興廢殊觀者何也對曰在人審若是則茲學之建
舊矣師儒羣萃游息其中州之長吏紹章組而柄政教以
歲時湖望顧瞻堂廡紆步而聚議者夫代非乏人也胡獨
今斯舉哉則興廢之會不在人而在心也故心欲廢則興
者廢矣心欲興則廢者興矣而況於學乎士之學也易於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四

荒鹵而難于振厲故其興廢恒相乘者心未固也諸士觀
游於此得無暢於此中者哉誠聖學焉求聖人之學址礎
之以道德薨藻之以文詞垣屏之以功業視茲建學之制
日藝且密焉則雖厲山之軌可得而紹也何但季大夫歐
陽子足張隨哉否是而隨且廢焉則辨方卜吉固與其心
之嚮往者不相爲謀予又懼地靈之不得獨蒙其咎也於
是諸士悚然起曰敢不勉圖以爲諸大夫之辱是役也費
凡若干緡不煩諸民而公用集則馬守與林之功而王余
二君亦與有力云

古有虞米廩夏序殷瞽宗周黜宮羣秀異而教之其規制
定於天子下至閭里州鄉各有庠序統之以君卿大夫敘
畫一而士有所稟仰此唐虞三代所以隆也周襄王迹熄
列國之易象周禮聲詩音樂皆秘度之如宏壁素球徒以
焜耀友邦不以訓人其大聖如吾尼父以道德私相授受
於洙泗之濱迨至西河稷下以暨兩漢經師皆聚徒數千
百人於是教人之法不在邦國而在草野雖無書院之名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四

而其義已昉於此矣有宋白鹿石鼓應天豫麓四書院之
名著稱後遂徧置不可枚舉其上田之錫教養之規徃徃
浮於州縣學而人材亦頂背相望可覆按也書院之制其
來久矣隨儒學故建東城外萬歷癸酉徙城中先是嘉靖
閒奉功令易像以主而隨學尼父之像巍然如魯靈光以
故徙學時留殿五楹覆之余及余孝廉弟能賓州輩八九
人課業其中已而聯翩上公車錄是郡人競來鼓篋歲三
亥多太守叱賻王公慕神農之風瞻尼父之範慨然遐
召人魁士宦於茲產於茲者會不得春秋盼蠶於無窮

志類宮苦隘不應敬業樂羣之義遂庀材鳩工鼎建漢東
善院前殿計楹五肖神農祀之後殿如前殿丹牖其舊貫
以妥先師前設重門左三楹祀有德於茲土者又三楹祀
鄉先生後建隨珠堂萃多士會講左右設齋舍數十楹俾
士之儁者讀書其間是役也廢千緡有奇具出金選之品
鄉市之氓不知有役壬子冬既落成公作隨珠堂記以訓
誡多士矣而又命不佞彥記之嗟乎物局於所甘士局於
所守介焉寡耦則醯雞在覆羣一州之儁觀摩切磋則公
不足知不足則知進而宇宙之大全可觀矣公所爲建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聖

院意蓋如此也雖然公詎欲多士如世俗之溝猶蓄儒籍
詩書以榮華當世云爾哉毋亦謂士之責鉅且遠矣國家
之所倚重鄉黨之所觀型如屋之有棟射之有標惟忠惟
孝以佐休明而燉風俗斯不倍孔氏之訓無愧神農之鄉
鼎鼎然命爲天下士不亦休有令問乎若謹然服方履習
類步委它書院中而攷其內行私營有齊民所不齒者斯
士之蝥賊而唐虞三代移之郊遂者也雖取青紫都革撫
袂豈堪巷姍笑矧犯神明之忌終汶汶者耶蓋自負其身
道後矣公之教也亦甚矣公莅州二年覆寒繩鋤

有力政難更僕卽孳孳教化亦比前世蜀郡武威蜀郡之
政修起學宮選開敏有材者躬自飭厲省少府用度置刀
布蜀物以遺博士卒使郡人文學比齊魯焉武威之政造
立校官自掾史子弟皆令受業復其繇役顯拔而榮進之
郡遂有儒雅之士之二公教修於莘莘俎豆之間而神喻
於閭沕阻深之域其人士亦蒸蒸顧化聞於來茲豈其亭
毒神農之鄉服膺孔氏之訓如隨士者顧遜於蜀郡武威
耶今日後漢東書院趾美於宋四書院而天下且賴隨士
以復唐虞三代之隆則茲役其嚆矢矣夫不可以不記士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三

公名納言滇之嶠峨人由虞城令遷今秩董役教貳守鈕
君名崇璽浙之錢塘人三守譚君述職廣東曲江人傅君
仁浙之山陰人首領劉君志東山西絳州人

楊漣

東隨州相公

恭惟老師相忠簡三朝望資一世當主少國疑之日所恃
不動聲色奠天下如泰山之安者獨老師相一人而已
安兒童走卒無不望相公之入以見太平而此冲年南
亦日縣股肱甚切也不肖以避忌乞歸出城之日緝

大夫無不以敦請夙駕相屬而初歸之人未便出朝明
主不可欺遂當真卧病幾至委頓牀褥遲候至今肅此數
行顯人代候伏惟夙脂軒車且晚北上以慰九重億衆之
望憑楮拳切曷勝瞻仰

李佺臺

太傅何文毅公專祠碑記

粵稽人君報功於大臣生建第殞建祠以勸忠貞以揚不
朽大臣者能始終純正格君心於無過造天下以永安庶
受享無愧惟我崑柱老師柱石三朝成開泰保泰之功際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四

小往大來之運而猶以兵燹未息佐先帝宵旰憂時雖值
多艱而不至張皇以爲有相公在也公謙讓不居先後單
恩延賞頒賜多逡巡辭謝不第範圍裁成相業無比其廉
介至今亦罕有頡頏專祠大典安可缺乎公家世金谿後
侍公父思泉公作授偕胞弟少司空何公八柱諱宗聖負
笈遊隨遂壻於雙溪王公挾匡廬靈秀下帷於龍居鸚鵡
間而漢東名士皆從砥礪一卿一相人謂二難楚之有材
於焉益振公夙負神解乙酉舉於鄉乙未成進士選人詞
垣歷踐華要茂躋台輔方切大猷允升之恩初皇祖寬政

刊凡考選惠文之命歷數年未邀命旨公微用封試諸
差乃獲疏通由此得建明者數十輩水柔火烈賴有攸濟
丙午乙酉八閩三吳兩借重主司大展倫鑿力拒貢緣與
援者亦爲歛手會孝元孝和兩宮相繼崩逝內外流言謂
撫孤無策公獨密疏付託宜慎皇祖違之先帝乃安當天
潢繁衍行限祿法以見數均分復四民之業書不云乎以
親九族九族已睦黎民於變時雍於公見之當先帝之在
青宮值公掌容臺篆偶傳旨俾題請某差昇某皇親之親
公輒繳還云固不敢宣洩以損殿下之明亦不敢曲從以

隴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聖

傷臣子之節其處世不阿雖太子不事因是先帝益篤重
舊臣首晉公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天下蒼生以安石旣
出可立致太平無何先帝賓天公哀感欲絕屢辭不遂且
膺登請之命而行人司斗望楊公銜命詣隨辛酉冬邊陲
失守人情洶洶公慨然就道拮据揆席平章軍國任鉅策
艱貌爲之癯壬戌春奉命典試禮闈錄四百人皆俊乂向
之薛卞遺珍一時見采凡公之晉階臚列如左誥封父祖
會祖嗣會祖計四世正疆宇有寧謐之機廟廡有清和之
不謂公鞠躬盡瘁捐館綸扉朝野悲悼遺疏九事載在

史皆井井大計動關社稷無事茲贅延遣行人司槐翁
袁公護送馳驛還籍首坵秩贈太傅諡稱文毅一命而偃
再命而僂而俯謙光懋德令始令終誕生鳳毛伯仲叔季
四崑玉女三人各作配名閥皆元配王太夫人入室無媵
妾堂不旋馬依然布衣寒素三十年如一日也且遺命諸
郎君以未竟韓范之功慎勿事豐侈聊值松楸一壤妥魄
而已是以諭葬諭祭大典業奉俞旨遣太常卿九虛曾公
詣隨造葬當通會藩司而未嘗請以撫臺中楫唐公按臺
又希宋公暨藩臬郡伯諸有司念公澡身浴德正色立朝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四

淡於求名拙於求利特疏題請卽前經奉旨內造葬若干
金折餘祭壇若干金有差僉委知本州涂守鳩工庀材鼎
建專祠於頴宮之左鼎建太傅坊於州治之南蓋堪輿家
謂有裨賢序云額設春秋祭典及奉祠門役編載全書歲
錢糧若干以垂永久郡邑兩庠諸生暨薦紳鄉耆公舉太
傅碩德請奉公神主從祀鄉賢祠兩闕呈詞敷布其實匪
有溢美公營葬應山之境今詞呈請永著守祠青衿於隨
之州庠永著墳尸青衿於應山之縣庠焉茲祠工告竣屢
從臺記其事仝臺辱在門牆親炙盛事敢不採序一言於

公實華袞侏臺而侏臺不文掛一漏萬不能道萬一抱
良多所賴口碑不朽云爾公諱宗彥字君美號崑柱山
進士出身與庶常歷官十三任時崇正九年丙子歲秋九
月也

華清

瑞蓮亭記

失前半僅錄其後

記及其山川形勝其地蓋隨之故城有池蓋其故濠也計
自春秋至於今消歇絕二千有餘年乃今始得遭值公
之賢適守茲土作而興之使昔之荒墟堞荒榛野草今

隨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七

皆爲雕甍畫棟晶彩奪目昔之山禽水鳥嗚呼上下今皆
爲詩書經誦春容盈耳是故公之才力足以有爲蓋亦人
事之興氣運之盛有待於公而後集其瑞應之徵見於草
木信不誣已昔僖公作泮宮魯人頌之曰思樂泮水薄采
其芹又曰薄采其藻芹藻微物非可樂也蓋所樂在僖公
而寄意於芹藻也矧公大備其學制而又長育作成其人
才其有大造於隨也豈淺淺哉隨人樂公之賢而以瑞蓮
寓名於亭亦魯人之頌也雖然凡物之盛衰興廢相續以
無窮而此亭又安足恃乎喜樹之譽猶封殖而末忘情

為之書於後以告後之人其庶有知繼公之志云

隴州志

卷十七

藝文上

吳